群經平議

羣經平議卷六

德清 俞樾

尚書四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 召誥

傳曰周公攝政七年二月十五日日月既望因紀之於已望後六日二十一日

樾謹按枚傳本劉歆三統術班固作漢書律麻志載之而史記魯世家亦謂是成王七年二月乙未則尚書家舊說固然矣惟鄭康成以爲是周公居攝五年二月三月當爲一月二月近來言鄭學者多宗其說

乃卽以偽書徵之鄭說恐未必然也康誥篇曰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衞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釋文引馬云魄朏也謂月三日始生兆朏名曰魄說文月部霸月始生霸然也承大月二日承小月三日從月䨣聲周書曰哉生霸是魄者霸之叚字壁中古文本作霸後人因經傳相承作魂魄字遂誤以魄為月質而有死霸朔生霸望之說與禮記鄉飲酒義篇月三日則成魄白虎通日月篇三日成魄八日成光諸說皆不合矣是故哉生魄當以馬

注爲正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即此篇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也康誥篇正義引鄭注以碁爲謀蓋本釋詁文當從之丙午朏周公始定作新邑之謀故越三日戊申太保至洛卜宅也兩篇皆言三月可知三月字不誤鄭必破二月爲一月三月爲二月未足據也又康誥篇首四十八字愚以文義求之皆在梓材篇首說已見前矣然則下文所謂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者其即梓材一篇乎梓材召誥洛誥三篇相屬皆作洛邑時事因梓材

篇首四十八字誤置康誥篇首鄭不知彼文三月既生魄即此三月丙午朏故滋異說耳枚氏於彼傳曰周公攝政七年三月始生魄月十六日明消而魄生是枚氏固知彼三月即此三月矣惟以始生魄爲月十六日未合古義以此經證之周公作誥以命庶殷實是二十一日甲子之事彼止言始謀之日者以詳見此經故略之也若以哉生魄爲十六日則是戊午朏于新邑之明日已未矣是日不見于此經其無事可知史官紀周公作誥必述其所自始故以哉生魄發端若必欲實載其日則自當言二十一日甲子豈

宜虛舉十六日己未乎蔡枚氏雖知彼三月即此三月而猶不知彼哉生魄即此丙午朏故所說未盡合耳

則達觀于新邑營

傳曰周公通達觀新邑所營言周徧

樾謹按達觀非周徧之謂達者同也言周公與召公同觀也禮記禮器篇君子達亹亹焉鄭注曰達猶皆也是其義也凡古文尚書作達今文尚書皆作通說詳段氏譔異此文達字今文亦必作通後漢書來歷傳注曰通猶共也共即同也蓋同通音義俱相近說

文行部衞通街也竹部筩通籥也通街謂之衞通籥謂之筩是通同一義也達爲通故亦爲同新邑本召公所經營周公既至自必與召公同觀但以周徧釋之求得其義

而稽天若

傳曰禹亦面考天心而順之

樾謹按若順也順即道也論衡本性篇引陸賈曰人能察己所以受命則順順之爲道國語楚語以違而道從而逆相對是古人謂順爲道天若即天順天順即天道也枚但知若之爲順不知順之爲道而古義

湎矣康王之誥篇用率卹厥若厥若者其道也枚傳訓若爲順而曰率憂其所行順道則道字轉爲增出矣

顧畏于民碞

傳曰碞僭也又當顧畏於下民僭差禮義

樾謹按說文石部碞磛碞也從石品周書曰畏于民碞讀與巖同又品部喦多言也從品相連春秋傳曰次于喦北讀與聶同是說文引此經作碞不作喦而王厚齋困學紀聞漢藝文志攷三書皆云說文顧畏于民喦多言也尼輒切與說文不合故段氏玉裁譏其

踳駁矣王氏經學祇近代諸儒誠爲疏闊然在宋儒之中亦其傑出者必非不見說文而臆說者也何至踳駁至此疑王氏所見說文與今不同其喦篆下引春秋傳次于喦北而云讀與聶同其嵒篆下引周書畏于民嵒而云讀與巖同此蓋許君之眞本也嵒字與品字相似說文山部嵒山巖也從山品讀若吟尙書嵒字傳寫誤作喦則與嶄碞之碞其義相近因又誤爲碞枚傳不得其解妄生僭差之訓而古字古義俱失矣釋文曰碞五咸反徐又音吟夫吟乃嵒之音也僞書既作碞何以徐邈又音吟可知古本有作嵒

者也雖同是誤本而作喦之本視作嵒之本又爲古矣後人日習枚傳遂據以改易說文而尚書與春秋傳遂皆失其本字夫嵒爲轟嵒則春秋之嵒北蓋以其地在山巖之北而得名也今移置喦篆下則失其義矣喦爲多言則尚書之畏于民喦卽詩所謂畏人之多言也今移置嵒篆下則又失其義矣當從王厚齋所引訂正未可妄譏其踳駮也

知今我初服宅新邑

傳曰天已知我王今初服政居新邑

樾謹按枚解知字之義殊爲迂曲孫氏星衍曰知或

語辭此說是也說文矢部知詞也次矤矣兩篆之閒然則古人固用知爲語助召誥篇所用知字皆是也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知乃語辭言夫保抱攜持厥婦子也正義引王肅云匹夫知欲安其室則失之迂曲矣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知亦語辭我不敢知曰者我不敢曰也枚傳曰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則失之迂曲矣蓋語辭而釋以實義宜其皆不可通也

朕復子明辟 洛誥

傳曰周公肅禮致敬言我復還明君之政於子子成王年二十成人故必歸政而退老　蔡沈集傳曰復如逆復之復成王命周公往營成周周公得卜復命于王也謂成王爲子者親之也謂成王爲明辟者尊之也周公相成王尊則君親則兄之子明辟者明君之謂先儒謂成王幼周公代王爲辟至是反政成王故曰復子明辟夫有失然後有復武王崩成王立未嘗一日不居君位何復之有哉

樾謹按王氏應麟困學紀聞曰洛誥復子明辟荊公謂周公得卜復命於成王也漢儒居攝還政之說於

是一洗矣是蔡傳之說本於荆公而不言者恥襲其說也然荆公之說實亦漢儒之舊說蓋漢儒雖言周公居攝而解此經復子明辟則亦以爲復命成王何以知之漢書元后傳曰成王加元服周公則致政書曰朕復子明辟周公常稱王命專行不報故云我復子明君也是漢儒亦以復爲逆復之復平時周公稱王命專行無須復命至是成王已長周公將歸政退從臣禮故須復命也蓋復命成王即是明己將歸政而初非以歸政爲復子明辟也書序稱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經文發端即云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

予明辟其爲復命成王文義了然漢人豈不知之豈
待宋儒掛獲乎枚氏作傳習聞周公居攝之說乃用
以說此經因言我復還明君之政于子夫經文但言
復子明辟不言復子明辟之政枚氏此解自不可通
而漢儒舊說則固不爾也周公掛解適與漢儒舊說
暗合近來宗漢學者反循用枚說誤矣

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

瀍水東亦惟洛食

正義曰以帝王所都不常厥邑夏殷皆在河北所以
博求吉地故令先卜河北不吉乃卜河南也顧氏云

先卜河北黎水者近於紂都爲其懷土重遷故先卜近以悅之用鄭康成之說義或然也

樾謹按帝王所都旣不常厥邑何必以夏殷舊都而輒往從之乎若謂先卜近以悅之則是愚其民并誣其神矣是二說皆非也史記周本紀載武王之言曰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粤瞻洛伊毋遠天室周書度邑篇亦有此文大略相近周公先卜黎水者卽武王顧瞻有河之意故不直曰黎水而必曰河朔黎水繫黎水於河其意在河也黎水不吉改卜㵎水㵎水則舍河而就洛矣旣得吉卜乃詳其所在曰

澗水東瀍水西曰瀍水東而叢皆以洛為主即武王卑瞻洛伊之意故兩言惟洛其意在洛也後人不達此旨則不特先卜河朔黎水之意不可見并兩言惟洛亦不知其何意矣又按食字之義詩王風譜正義引鄭注曰皆可長久居民使服田相食其說殊為迂曲枚傳曰卜必先墨畫龜然後灼之兆順食墨此亦不然周官占人曰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營洛乃王者大事不占體而占墨何歟周易井初六象傳井泥不食李氏集解引虞注曰食用也國策衛策始君之所行於世者食高麗也高注曰食用也老子而貴

龜毋河上公注曰龜用也是龜可訓用我卜河朔黎水不言龜言此處所不用也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兩處皆曰龜則皆所用也古謂用爲龜亦謂龜爲用韓非子外儲說左篇孔子御坐於魯哀公哀公賜之桃與黍哀公請用請用卽請龜也荀子禮論篇祭齊大羹而飽庶羞貴本而親用也楊注曰用謂可用龜也皆其證也說文亯部亯用也亯字訓用而從亯會意此卽用與龜義通之證自古義湮而此經龜字遂不可解矣

伻來來視予卜休恆吉

傳曰言公前已定宅遣使來來視我以所卜之美常吉之居　正義曰來來重文上來言使來下來爲視我卜也鄭云伻來來者使二人也與孔意異

樾謹按來來重文殊不可解如正義所說則下來字贅矣至鄭義亦有未安倘使者三人豈當疊三來字乎疑上來字爲衍字下來字乃賚之叚字賚者賜也錫也賚視予者錫視予也古人重其事則曰錫堯典師錫帝曰是也賚與錫同義因其字叚作來故學者失其義耳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

傳曰少子愼其朋黨少子愼其朋黨戒其自今已往
慼謹按後漢書爰延傳帝左右者所以咨政德也故
周公曰其朋其朋言愼所與也是攷傳之說正漢人
舊說然以文義求之實有未安經言其朋不言愼其
朋也經言其往不言戒其往也李賢注後漢書引伺
書孺子其朋孺子其朋愼其往此愼字疑誤衍而足
利古本遂據以增入經文謬矣今按兩朋字當讀爲
倗廣雅釋詁倗不也玉篇人部倗匹肎切不也謂不
爲倗蓋古語如此據說文倗讀若陪位之陪陪從否
聲否者不相與語唾而不受也然則古人謂不爲倗其

聲蓋卽如吞矣此經作朋不作倗者本取其聲不取其義故不必定作倗字也上文曰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蓋周公將歸政故使百工從王也成王乃命之曰女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女其悉自教工兩女字皆謂周公也凡成王與周公言皆稱公此稱女者自周公述之故也成王蓋使周公視羣臣有功者記載之不必請命于己故曰乃汝其悉自教工廣雅釋詁曰敎效也釋言曰效考也然則敎亦考也欲周公自稽考百工如攝政時事也周公不敢當故力辭之曰孺子其倗孺子其倗猶曰孺子其無

然孺子其無然重言之者見意之決也學者不達此旨乃并上文而俱失其解矣其往者即下文所謂往新邑周公欲王往治新邑故勉之曰其往耳

女惟沖子惟終

傳曰惟當終其美業

樾謹按孔疏偁其終出于不祥釋文曰終馬本作崇蓋終與崇聲近義通詩蝃蝀篇崇朝其雨毛傳曰崇終也是其證也此文惟終當作惟崇女惟沖子惟崇與召誥曰有王雖小元子哉文義正同禮記祭統篇崇事宗廟社稷鄭注曰崇猶尊也言女雖沖幼然女

位甚尊故宜敬識百辟享也如枚傳則與下意不貫矣

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

傳曰公必畱無去以困我哉我惟無厭其安天下事

樾謹按經文哉我二字傳寫誤倒傳文下我字乃衍文也成王之意謂公既厭其安天下事則必去我而我乃困矣故曰公無困我哉惟無斁其康事周書祭公篇亦曰公無困我哉文與此同可證也漢書元后傳杜欽傳引作公無困我其無哉字者以語辭故省之耳枚傳云公必畱無去以困我哉是枚本哉上正

有我字經文傳寫誤倒於是後人於傳文惟無厭之上又增我字而義不可通矣夫周公將歸政故成王有無斁之語若云我惟無斁則成王於安天下事豈宜有所厭倦此又何必道哉後人但疑哉字為我字之誤而不知哉我二字之誤倒則其所見猶未盡得矣

用告商王士多士

傳曰用王命告商王之衆士

樾謹按此當以王士二字連文王士之稱猶周易言王臣春秋書王人傳稱王官其義一也周書世俘篇

癸丑薦殷俘王士百人此王士二字連文之證

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

傳曰言上天欲民長逸樂有夏桀爲政不之逸樂

樾謹按逸樂非所以爲政枚義非也王充論衡語增

篇曰上帝引逸謂虞舜也舜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

己無爲而天下治又自然篇亦引此經其說略同然

無爲而治豈易言邪謂桀以不能無爲而治遂致滅

亾于義更非矣蓋說此經者皆未明引字之義素問

五常政大論是謂收引王注曰引斂也又異法方宜

論天地之所收引也注曰引謂牽引使收斂也然則

上帝引逸者言上帝不縱人逸樂有逸樂者則收引之勿使大過也有夏不適逸者適之言節也呂氏春秋重己篇故聖人必先適欲高注曰適猶節也管子禁藏篇故聖人之制事也能節宮室適車輿以寶藏是適與節同義言夏桀不自節其逸樂也人知引有引申之義不知引亦有收引之義蓋古訓反覆相通類如此自引字之義不明而引逸與適逸俱失其旨矣

予惟率肆矜爾

傳曰惟我循殷故事憐愍女　正義曰循殷故事此

故解經中肆字

樾謹按論衡雷虛篇紂至惡也武王將誅哀而憐之故尙書曰予惟率夷憐爾是今文尙書肆作夷矜作憐段氏玉裁謂皆同部字是也惟訓夷爲誅于義未合周官行夫職注曰夷發聲然則夷乃語詞予惟率夷憐爾者予惟率憐爾也率者用也詩思文篇帝命率育毛傳曰率用也是其義也今文古文其字雖異其義則同肆亦語詞予惟率肆矜爾者予惟率矜爾也枚傳解率肆爲循殷故事失其義矣凡尙書中肆字如肆予肆女之類皆可以語詞讀之解者或訓爲

陳或訓爲故胥失之矣

繼爾居

傳曰繼汝所當居爲

樾謹按枚義甚爲不詞非經旨也繼當作綏說苑指武篇損其有餘而繼其不足淮南子道應篇繼作綏是其例也綏爾居者安爾居也盤庚下篇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義與此同爾雅釋詁曰緌繼也漢書律厤志曰甤繼也緌甤竝與綏通禮記明堂位夏后氏之綏鄭注曰綏當爲緌緌讀如冠甤之甤緌甤竝訓繼則繼之與綏義亦可通也

旣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無逸

棫謹按誕字漢石經作延否字漢石經作不俱當從之爾雅釋詁延長也長與久同義此承乃逸乃諺而言其始逸豫遊戲叛諺不恭而已及旣長久則且輕侮其父母也不乃語辭枚傳以不然解之未得其旨下文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段氏玉裁曰否則皆丕則之誤上文丕則有愆康誥篇丕則敏德此處文理蒙上直下恐不似今人俗語云否則也按段說固是然不丕否古字通用亦不必以否字爲誤延之爲誕猶不之爲否漢書古今人表赧王延史記

索隱作誕學者不達叚借之例而必泥本字爲說然則由逐豫而叛諺而欺誕事本相因何不曰乃逸乃諺乃誕而變其文曰旣誕乎

文王卑服

傳曰文王節儉卑其衣服

樾謹按衣服非宮室不可言卑攷義非也釋文曰卑馬本作俾使也則可知非卑高之卑矣然馬訓爲使義亦未安俾者比之叚字詩皇矣篇克順克比禮記樂記篇作克順克俾漸漸之石篇俾滂沱矣論衡明雩篇作比滂沱矣是俾比音近義通周官遂師職曰

比敘其事而賞罰然則文王比服者服事也言文王比敘其事也字亦作庀國語魯語曰夜庀其家事又曰子將庀季氏之政焉並同此義

惠鮮鰥寡

傳曰又加惠鮮乏之鰥寡之人

樾謹按惠鮮鰥寡與上句懷保小民語本相對若以鮮鰥寡三字連文則與上句不一律矣蔡傳曰於小民則懷保之於鰥寡則惠鮮之甚得經旨然其解惠鮮云鰥寡之人垂首喪氣賚予賙給之使有生氣則望文生訓大不詞矣由宋人不通古訓故也鮮當讀

為賜詩瓠葉篇鄭箋曰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閒聲近斯是古音鮮與斯近故鮮與賜聲亦相近禹貢析支大戴禮五帝德篇作鮮支後漢書西羌傳作賜支蓋析鮮賜皆一聲之轉也惠鮮鰥寡猶云惠賜鰥寡正與懷保小民一律漢書谷永傳引作惠于鰥寡此自今文尚書之異然亦可見鮮之與惠義本不殊故今文無鮮字枚傳鮮之之訓不可從也

用咸和萬民

傳曰用皆和萬民

樾謹按咸亦和也詩常棣篇箋曰周公弔二叔之不

咸正義曰咸和也也蓋咸即諴字之省說文言部諴和也用咸和萬民者用諴和萬民也傳以爲皆和萬民則不辭矣

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

傳曰夫耽樂者乃非所以教民非所以順天

樾謹按若順也訓亦順也廣雅釋詁曰訓順也非民攸訓言非民所順也非天攸若言非天所順也文異而義實不異枚氏於洪範篇諸訓字皆以順字釋之此訓字乃以爲教何也下文曰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政刑言人乃順從其意以變亂舊法

也枚傳曰人乃教之以非法亦失之矣

時則有若保衡 君奭

傳曰太甲繼湯時則有如此伊尹爲保衡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　正義曰詩稱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鄭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至太甲改曰保衡保安也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此皆三公之官當時爲之號也

樾謹按阿保一也阿即妿之叚字說文女部妿女師也讀若阿古書即以阿爲之史記范雎傳曰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列女傳貞順傳曰下堂必從傅

母保阿竝以阿保連文可知阿猶保也伊尹為太保
故謂之保衡保衡猶保頤也保頤者保其官頤其名
保衡者保其官衡其字蓋伊氏尹名而衡字也鄭康
成謂伊陟伊尹之子則伊是其氏明矣伊尹自稱尹
躬則尹是其名明矣尹之義為正衡之義為平楚屈
原名平而離騷曰名余曰正則是平與正同故名尹
字衡也詩謂之阿衡書謂之保衡阿保字異而義同
鄭意伊尹在湯時稱阿衡在太甲時稱保衡殊非古
義其解阿衡保衡迂曲不合更無論矣至伊摯之稱
見于孫子用閒篇彼文曰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

與也呂牙在殷以伊尹爲伊摯以呂尚爲呂牙蓋戰國時記載之異皆與經不合恐未足據也此經先稱伊尹後稱保衡其氏其官其名其字具見于此矣

故殷禮陟配天

傳曰故殷禮能升配天

繼謹按夏殷之君生雖稱王死則稱帝故史記于夏殷本紀無不稱帝者禮記曲禮篇措之廟立之主曰帝鄭注曰同之天神然則殷禮陟配天者謂殷人之禮死則配天而稱帝也竹書紀年凡帝王之終皆曰陟此經陟字義與彼同言殷有賢臣爲之輔佐故有

殷之君無失德者死則配天稱帝其子孫享國長久
多歷年所也傳義未得
誕無我責收罔勗不及
傳曰女大無非責我留今與女留輔成王欲收教無
自勉不及道義者
樾謹按枚傳於責字絕句而以收字屬下讀收罔勗
不及甚不可解如傳義亦太迂迴矣收當屬上讀收
者成也周易井上六井收勿幕王弼注曰井功大成
在此爻矣故曰井收是收有成義也此承小子同未
在位而言成王沖幼雖已即政與未在位同若無我

責求其收成則無能勗勉其所不及也故曰誕無我責收罔勗不及誕者語辭不必訓爲大說詳王氏經傳釋詞責之本義爲求說文貝部責求也以非責釋之義亦未協

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　多方

傳曰天所以不與桀以其乃惟用汝多方之義民爲臣而不能長久多享國故

櫆謹按傳于義字不知其作何解立政篇茲乃三宅無義民王氏念孫曰義與俄同衺也言居賢人於官而任之則三宅無傾衺之民也詳見經義述聞此

說爲先儒所未發然義民字已見此篇王說顧不之及孫氏星衍于立政篇用王氏說于此篇則用江氏聲之說謂義民猶民儀前後異訓殆失之矣此篇義字亦當讀爲俄言天所以不與桀以其惟用女多方傾衺之民爲臣故不能長久多享國也義爲俄之假字王氏引呂刑鴟義姦宄及大戴禮千乘篇誘居室家有君子曰義管子明法解篇雖有大義主無從知之爲證今以其說推之文十八年左傳掩義隱賊義亦俄也義賊皆不善之事故掩蓋之隱蔽之也字亦作議管子法禁篇法制不議則民不相私議亦俄也

言法制不傾衺則民不相私也字又作儀荀子成相篇君法儀禁不爲儀亦俄也此與上文君法明論有常相對成文言君法明備則其論有常君法傾邪則常禁之使不爲也皆可爲證

𤔲代夏作民主

傳曰大代夏政爲天下民生

攗讀按𤔲固訓大然大代夏作民主殊爲無義臯陶謨箋𨋏以𤔲枚傳曰𤔲迭也𤔲與𤔲古字通用𤔲代夏作民主謂迭代夏作民主也

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傳曰天以湯故五年須暇湯之子孫冀其改悔而紂爲民主肆行無道事無可念言無可聽

樾謹按詩武篇正義引此經曰天惟五年須暇湯之子孫蓋即用故傳義而又增益湯字然實經文所無不足據也皇矣篇正義曰多方云天惟五年須夏之子孫注云夏之言假天覬紂能改故待假其終至五年欲使傳子孫是鄭解此經子孫又以爲紂之子孫與經文語意實亦未合惟據鄭注知經文假字本是夏字因鄭注訓夏爲假枚本從之而又變其字作暇耳今按上文曰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以夏

殷竝言則此經夏字當卽上文夏字也蓋天旣降喪于殷則宜更求民主而夏后氏有大功德于民天所不忍釋雖其後末有聖人然惟狂克念卽聖矣故以五年須待夏后氏之子孫欲其誕作民主而夏后氏之子孫罔可念聽者於是又求爾多方而亦罔堪顧之故惟我周王靈承于旅也此云罔可念聽下云罔堪顧之文義相近皆非專指一人之辭蓋多方非一人而夏之子孫在周尙有杞鄫諸國則在殷時亦非一人也自鄭君誤訓夏爲假而經義全失矣說互詳詩皇矣篇

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

傳曰夾近也女何不近大見治於我周王

樾謹按一切經音義卷十二引蒼頡曰夾輔也爾雅釋詁曰介助也然則夾介猶言輔助也襄十六年左傳是得艾也杜注曰艾安也乂艾古通用然則乂我周王猶言安我周王也枚以夾介爲近大不辭殊甚又訓乂爲治而加見字以成其義亦非經旨

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

傳曰我有周惟其大大賜女

樾謹按枚氏因大介連文介亦大也因釋爲大大則

不辭甚矣說文大部奊大也從大介聲讀若蓋今經典無奊字蓋皆段介爲之凡訓大之介皆奊之段字也此經疑用奊本字其文曰我有周惟其奊資爾奊資卽大資也後人罕見奊字遂誤分爲大介二字耳

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立政

傳曰周公用王所立政之事皆戒於王曰常所長事常所委任謂三公六卿準人平法謂士官綴衣掌衣服虎賁以武力事王皆左右近臣宜得其人

樾謹按上文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正義引王肅曰于是周公會羣臣共戒成王其言曰拜

手稽首是周公誥羣臣之辭然則周公會羣臣共戒成王故云用咸戒于王枚傳之義非也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皆不敢斥尊者故歷呼王左右者而告之猶後世人臣進言不敢斥言天子而曰陛下也枚傳不知此義乃曰告左右近臣宜得其人經文並無宜得其人之意增義釋經非其旨矣下文又書周公曰者蓋雖會戒成王而其辭實出周公一人之口故下文曰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也

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

傳曰惟進用刑與暴德之人同于其國並為威虐

樾謹按枚氏以刑爲刑罰之刑則暴德足以包之乃累言之曰刑暴德不辭甚矣枚義非也刑與庸同義故爾雅刑庸並訓常刑之與庸猶形之與容刑形庸容聲義並同惟羞刑暴德之人者惟進庸暴德之人也庸者用也故尚書每以刑用連文召誥篇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多方篇厥民刑用勸刑卽用也猶無逸篇不皇暇食皇卽暇也多方篇克堪用德克卽堪也古人自有複語耳枚不知刑與庸同義故於刑用皆失其解昭十二年左傳形民之力形亦與庸同言用民之力也說詳左傳

藝人

傳曰況大都邑之小長門道藝爲表幹之臣

樾謹按藝當讀爲暬與褻通之藝同說詳毖典藝人

者暬御之人也此藝人猶上之左右攜僕下云表臣

百司猶上之百司庶府但有內外臣之別耳公卿都

邑亦自有暬御之人儀禮有司徹篇獻私人于阼階

上然則立政之暬人其卽禮所謂私人歟私與暬一

也因其字作藝枚氏遂以道藝釋之殆非古義

阪尹

傳曰阪地之尹長　正義曰鄭元以三亳阪尹者共

為一事云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為三邑其長居險故言阪尹蓋東成皋南轘轅西降谷也

樾謹按枚解阪尹與鄭義同但不遷三亳解稍異耳昭二十三年左傳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疑此經阪尹即所謂阪道尹道者乃地名也夷微盧烝三亳阪尹以一夷字總領下文微也盧也烝也三亳也阪也尹也其地皆有蠻夷錯處故以夷字冠之蔡傳曰烝或以為衆或以為夷名盧夷名近是矣此見文王武王敬事上帝立民長伯雖蠻夷之地亦不敢忽也但列其地不詳其官亦猶禹貢篇終南惇物至于

鳥鼠容與山名不言治意蒙上爲文從可知也先儒所說阪尹之義殆皆未得矣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

傳曰文王無所兼知於毀譽衆言

樾謹按經文止言罔攸兼不言罔攸兼知傳義非也兼者絶也考工記輪人外不廉而內不挫鄭注曰廉絶也說文火部作熑曰火熑車網絶也引周禮曰熑牙外不熑水部又有濂字其一說曰中絶小水也是從兼得聲之字每有絶義孟子稱周公兼夷狄卽絶夷狄也說詳孟子此經云文王罔攸兼于庶言者文

王于庶言無所絕也下文曰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又曰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蓋文王博采衆言有司牧夫各得其人故庶獄庶慎文王不與知也下文于庶獄庶慎曰文王罔敢知此文于庶言曰文王罔攸兼其義各殊枚傳誤讀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爲句因失其義矣

其惟克用常人

傳曰其惟能用賢才爲常人

樾謹按傳增賢才字以釋經非經旨也上云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此云繼自今後王立政

其惟克用常人常人卽吉士也皋陶謨篇彰厥有常吉哉是其義也儀禮士虞禮記薦此常事鄭注曰古文常爲祥然則常祥聲近義通故上文言吉士此言常人也傳義失之

恐不獲誓言嗣 顧命

傳曰恐不得結信出言嗣續我志

檝謹按傳義迂迴非經旨也誓與矢古通用爾雅釋詁矢陳也嗣當作𤔲乃籀文辭字言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陳言辭茲故審訓命女也古辭𤔲字聲近義通大誥篇籀辭其考我民辭當讀爲𤔲此云恐不獲誓

言嗣嗣當讀爲辭學者多以本字讀之失其旨矣

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

傳曰使桓毛二臣各執干戈於齊侯呂伋索虎賁百人

樾謹按爾雅釋詁俾使也又曰俾從也此經俾字當訓爲從俾爰齊侯呂伋者從於齊侯呂伋也蓋桓毛及呂伋三人皆受命逆子釗先書桓毛二臣者主人也不以外先內也從於齊侯者齊侯尊也不以卑臨尊也枚傳迴俾字而訓爲使遂謂使於齊侯呂伋索虎賁因臆爲之說曰伋爲天子虎賁氏夫虎賁氏下

大夫豈齊侯所宜爲賦且上文旣言命矣此文例字又訓使則是命仲桓南宮毛使於齊侯豈似於文無乃複賦可知其非經旨矣

一人雀弁執惠

傳曰惠三隅矛

樾謹按惠爲兵器必假借字而未有得其本字者說文叀部惠篆下有重文𢡟曰古文惠疑此即執惠之本字其字从𢡟者象三隅之形从惠者其聲也壁中古文本作𢡟孔安國以今文讀之作惠許氏遂誤以𢡟爲惠之古文而此經惠字無得其本字者矣

夾兩階戺

傳曰堂廉曰戺

樾謹按凡側邊皆謂之廉堂有堂之廉階有階之廉此云夾兩階則戺者階廉也非堂廉也儀禮聘禮鼎九設于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此階亦有廉之證蓋東階以西邊爲內廉西階以東邊爲內廉當內廉者當西階東邊之廉也此傳疑本作階廉曰戺學者知有堂廉不知有階廉遂誤改爲堂廉而戺義遂失矣程氏瑤田釋宮小記有夾兩階戺圖說最爲明晰當從之

宅授宗人同

傳曰太保居其所授宗人同　正義曰太保居其所於受福酒之處足不移

樾謹按上文王三宿三祭三咤正義引鄭注曰徐行前曰肅卻行曰咤王徐行前三祭又三卻復本位釋文曰咤亦作宅然則咤宅同字此文宅授宗人同依鄭義則爲卻行授宗人同耳說文宀部託奠爵也從宀託聲周書曰王三宿三祭三託是壁中古文字本作託奠爵之說亦古文家舊義王肅訓咤爲奠爵枚傳從之自非無據鄭君本爲古文之學而不用舊說

別爲御行之義者正以下有宅授宗人同之文若旣

奠矣又何授爲故以咤爲御行則宅授宗人同義亦

可通足徵鄭注之精也校傳非不知咤宅同字但于

三咤旣從奠爵之說則此文宅字不得不更爲之說

正義以足不移申明之失之迂曲矣

王義嗣德答拜

傳曰康王以義繼先人明德答其拜受其幣

樾謹按傳以王義嗣德四字連文失其讀矣襄十四

年左傳載吳季札之言曰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杜注

曰諸樊適子故曰義嗣疑適子謂之義嗣古有此稱

此經不直曰王而曰王義嗣者蓋當喪未君之稱也

文九年公羊傳曰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

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卽位矣而

未稱王也是古者天子未終喪不稱王上文書王者

所謂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此文書王義嗣

者所謂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據覲禮侯氏

再拜稽首擯王答拜之文是康王答拜正以未成君

而從降禮故於此獨稱王義嗣也德答拜三字連讀

德讀爲特古德字作悳詩柏舟篇實惟我特韓詩作

實惟我直直通作特故悳亦通作特也周官司士職

孤卿特揖鄭注曰特特揖一一揖之然則特答拜者止一答拜也傳失其讀因失其旨矣

丕平富不務咎　康王之誥

傳曰言先君文武道大政化平美不務咎惡

樾謹按爾雅釋詁平成也禮記郊特牲篇富也者福也丕平富不務咎言大成其福善之事不務為咎惡之事也福與咎正相對洪範篇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是也周易謙彖傳鬼神害盈而福謙釋文曰福京作富是福與富古通用枚傳不知富為福之叚字故不得其解耳

用端命于上帝

傳曰用受直端之命於上天

樾謹按經文本無受字且上帝之命又何必言直端乎傳義非也端者始也說文耑部耑物初生之題也上象生形下象其根也經典竝段端為之家語禮運篇五行之端王肅注曰端始也孟子公孫丑篇仁之端也趙岐注曰端首也首即始也用端命于上帝者用始命于上帝也言始命于上帝而為天下主也

女則有無餘刑非殺 桀誓

傳曰汝則有無餘之刑刑者非一也然亦非殺汝

檝謹按無餘之刑不知何謂正義引王肅云父母妻子同產皆坐之鄭元云盡奴其妻子不遺其種類又疑不供楨幹未應緣坐盡及家人遂謂權以脅之使勿犯此亦曲說矣今按無餘刑者即李斯傳所謂具五刑也秦漢之世有具五刑之法先劓斬左右趾笞殺之梟其首見漢書刑法志此經曰無餘刑非殺則諸刑皆具獨不兼大辟也蓋罪法至重故古有具五刑者此因其罪未至死故不殺之也同是無餘刑而殺與非殺生死殊科經文非殺二字蓋當時律令有然若如舊說則非殺二字贅矣

苗民弗用靈 呂刑

傳曰三苗之君習蚩尤之惡不用善化民　正義曰鄭元以爲穆王深惡此族三生凶德故著其惡而謂之民

檝謹按禮記坊記爲先民有言鄭注曰先民謂上古之君也然則三苗之君謂之苗民正合先民之義鄭於此經又必曲爲之說何也召誥曰相古先民有夏豈亦惡之歟

罔中于信

傳曰皆無中于信義

樾謹按于猶越也越猶與也康誥篇告女德之說于罰之行多方篇不克敬于和並用于字爲連及之詞說本王氏引之經傳釋詞孔氏廣森經學卮言然則罔中于信者無中與信也中與忠通周官大司樂職中和祗庸孝友鄭注曰中猶忠也此經中字亦當爲忠言三苗之民皆無忠信也傳義失之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

傳曰所謂堯命三君憂功於民　正義曰憂功於民

憂欲與民施功也

樾謹按憂功于民義不可通正義因增施字以成其

義非經旨也說文心部恤憂也收也是恤有二義此經恤字當訓爲收恤功于民猶云收功于民周易井上六井收勿幕王注曰井功大成在此爻矣故曰井收是收有成義訓恤爲收正與下文三后成功相應

三后成功惟殷于民

傳曰各成其功惟所以殷盛於民

樾謹按堯典以殷仲春枚傳曰殷正也此經殷字亦當訓正殷于民者正于民也王伯厚漢藝文志考引墨子尚賢中篇作惟假于民假與格通君奭篇格于皇天格于上帝史記燕召公世家皆作假惟假于民

即惟格于民格亦正也方言曰格正也三后成功惟殷于民爰制百姓于刑之中此三句一氣相屬制百姓于刑之中即所以正于民也後漢書梁統傳引此經曰爰制百姓于刑之中枚本改爰制爲士制而以皋陶作士釋之則與三后無涉惟殷于民句遂若結上之辭而不知其爲上下承接之詞於是殷字之解失矣近來說尙書者如江氏聲力闢枚氏凡有異同之處必舍枚本而從他本固未免太泥然此經士制之當爲爰制以文勢求之實無可疑上文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下文曰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

可知此經不及臯陶也枚本之誤顯然矣段氏玉裁謂其末必不本于馬鄭王殆非也

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

傳曰今女無不用安自居曰當勤之女無有徒念戒而不勤　正義曰今女等諸侯無不用安道以自居曰我當勤之哉女已許自勤即當必勤女無有徒念我戒許欲自勤而身竟不勤戒使必自勤也

樾謹按如枚傳義則經文當作曰勤唐石經作日誤也惟枚義迂曲未得經旨穆王之意蓋謂今女等無不用以自安曰我已勤矣女等無有自戒其不勤者

慰與戒正相反惟其以勤自慰故不知以不勤自戒也經義本極簡明傳義反嫌詞費矣

告爾祥刑

傳曰告女以善用刑之道

樾謹按祥古通作常說見允政篇告爾祥刑者告爾常刑也莊十四年左傳曰周有常刑正謂此矣傳訓祥爲善而以用刑之道足成其義殆非也

何度非及

傳曰當何所度非惟及世輕重所宜乎

樾謹按枚因史記作何居非其宜故爲此說實非經

旨也及乃服字之誤僖二十四年左傳子臧之服不稱也夫釋文作子臧之及曰一本作之服蓋服從艮聲古或止作艮艮及形似故易譌耳堯典曰五刑有服五服三就此篇曰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周官小司寇曰以施上服下服之刑刑以服言蓋古語也何敬非刑何度非服言汝何所敬非五刑乎汝何所度非五服乎史記作宜者爾雅釋詁服宜事也服與宜同訓故經文作服史記作宜自服誤作及而史記作宜之故遂不可曉枚傳牽合其說而義益乖矣

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尙明聽之哉

傳曰自今已往當何監視非當立德於民爲之中正乎庶幾明聽我言而行之哉

樾謹按此當於德字絕句言自今以往當何所監視豈非德乎何監非德與上文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服文法一律枚讀監字爲句非也中者獄訟之成也周官鄉士職士師受中鄭注曰受中謂受獄訟之成也是古謂獄訟之成爲中故曰于民之中尙明聽之哉枚傳連上非德爲句因失其義

追孝于前文人 文侯之命

傳曰繼先祖之志爲孝
褫謹按追孝猶言追養繼孝也禮記祭統篇曰祭者
所以追養繼孝也古鐘鼎款識每有追孝之文追敦
曰用追孝于前文人語與此同楚𡩜臣余義鐘曰以
追孝先祖邾遣敦曰用追孝于其父母亦與此文義
相近是追孝乃古人常語又邾公敦曰用享孝于乃
皇祖于乃皇考陳逆簠曰以享以孝于大宗享孝竝
言可知所謂追孝者以宗廟祭祀言也犬戎之難文
武幾不血食自平王東遷周室復存然後春秋享祀
不致廢隊得以追孝于前文人文侯之功大矣故特

言此所以大其功也傳但謂繼志爲孝是猶未達古義矣

民訖自若是多盤 秦誓

傳曰言民之行已盡用順道是多樂　正義曰訖盡也自用若順盤樂也盡用順道則行福有福則身樂檝謹按傳義與下意不屬非當日援引之旨艮山說解盤字也盤當作般盤庚篇釋文曰盤本又作般君奭篇甘盤史記燕世家作甘般此經正義訓盤爲樂亦用爾雅釋詁般樂也之文是盤與般通說文舟部般辟也然則多般猶云多辟詩板篇民之多辟鄭箋

曰民之行多爲邪僻是其義也民汔自若是多般言民盡自順其意故多僻也正枚傳所謂悔前不順忠臣者而于下意亦相屬矣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

傳曰惟爲我執古義之謀人謂忠賢蹇叔等也則曰未成我所欲反忌之耳

樾謹按傳以則曰未就予五字連讀而以忌字別爲一句文義未安段氏玉裁曰說文心部惎毒也從心其聲周書曰來就惎惎來字當是未字之誤惎惎之上當脫予字下惎字之下當有闕文如圍升雲半有

牛無輩疾惡也賁庶纖蒻席也皆引書而釋之與其字之本義不必合今按段說是矣然甚字當作何解段氏謂當作甚教也此用宣十二年左傳杜注然未就予教亦於義未安竊謂此甚字當訓謀廣韻甚教也一曰謀也未就予甚者未能成我之所謀也考之左傳杞子以襲鄭之謀來告穆公訪之蹇叔蹇叔云云公辭焉此即所謂未就予甚矣甚之訓謀蓋古訓也爾雅釋詁甚謀也玉篇言部諶謀也甚與諶訓並聲近而義通壁中古文作甚說古文者讀爲忌雖聲亦相近而義則非矣宜枚傳之不得其解也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序

正義曰諸序皆言作某篇此序不言作禹貢者以發首言禹末言貢篇名足以顯矣百篇之序此類有三微子作誥父師少師不言作微子仲虺作誥不言作仲虺之誥與此篇皆爲理足而略之也

樾謹按正義之說非也彼既云微子作誥仲虺作誥自不必言作微子作仲虺之誥矣若此序止是首言禹末言貢作書之意未彰豈可不言作禹貢乎疑此序本云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禹貢因禹字偶闕讀者遂以任土作貢四字爲句不知隨山濬川任

土乃渾括篇首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三句之意固不及貢賦也段氏玉裁疑任土作貢下當有作禹貢三字葢猶未見及此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雒汭作五子之歌

段氏玉裁誤異曰五子之歌惠氏定宇古文尚書考據左氏傳外傳離騷周書嘗參解王符潛夫論韋昭國語注證枚頤書之僞矣竊謂墨子作武觀楚語作五觀武即五也以左傳斟灌嗅未紀作斟戈氏若干或言若柯柦表讀如和表例之之歌即觀也五子之歌即五觀也之歌葢謂徃觀地觀地即雒汭韋注最爲

明確約之曰五觀詳之曰五子之歌謂五子爲五觀或省五言觀皆以國名之也五子必非五人汲郡古文曰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云季子則一人也序言五人猶經言五子也作僞者泥於歌字敷衍五章尚書不當以詩歌名篇固不待辨而自明者

樾謹按枚氏古文尙書之僞固不待言矣至段說亦非塙論尙書篇名如高宗之訓微子之命凡之字皆語詞五子之歌正同一律以之歌爲徃觀失之鑿矣又謂尙書不當以詩歌名篇夫記動記言史職也有韻無韻皆言也曾謂古之史臣止記無韻之言不記

有韻之言乎喜起之歌何為而載於虞書也梁昭明文選何却合詔令詩賦而並錄之近代始有分詩文為二集者其可以律古史乎楚辭離騷云啟九辨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王逸注曰言太康不遵禹啟之樂更作淫聲放恣情欲以自娛樂不顧患難不謀後世卒以失國兄弟五人家居閭巷失尊位也墨子非樂篇引武觀文亦有萬舞翼翼章聞于天之語然則歌字自當仍以本字讀之所謂五子之歌蓋即其更作淫聲以自娛樂者也史錄其歌或以為戒乎且古所謂淫聲者

必非如後世玉樹後庭花之比疑當日即因九辯九歌之舊而更新之亦頗有考定潤色之功方熙吉之瞽矇以爲一代之雅樂故史臣不得不錄而孔子亦未嘗無取焉然不能效法禹之明德而徒斤斤於聲音之道則亦末矣異乎非樂遂援爲口實設使其歌尚在吾知其文辭古雅意義深厚必高出三百篇之上可知也孔子於詩不删鄭衞則其於書也何容不錄五子之歌乎以淫辭貶之乃墨氏之言古儒論古宜別有卓識矣若夫五觀武觀之異亦有可得而言者竹書紀年云帝啟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

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潛夫論五德志篇曰夏后啟子太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昏德不堪帝事降須洛汭是謂五觀以是二說言之帝啟封其季子於觀是謂武觀其後得罪而放之西河則西河非即是觀漢東郡畔觀縣乃武觀以叛之地而非其始封之觀也觀地在洛汭章昭之注當矣武觀來歸之後或仍居觀或即留而不遣均不可知至太康失邦乃就季子之故封而居之兄弟五人更立於觀是謂五觀此武觀五觀之所爲同而異也段氏謂歌即是觀因屬臆說謂武即是五

亦近於武斷矣且序明言兄弟五人而謂五子非五人豈可通乎今以書序為據則五子之歌是太康失邦後所作意者降須洛汭朝覲訟獄一無所預乃審定音律有所更正五子之歌由是而作古人著書每在困窮之日文王因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皆其事也五子之作歌雖未足比于二者要亦近之矣離騷所云似乎五子因此而失國蓋沿吳氏之餘論未足據也東晉古文偽造歌詞與春秋以來相傳之舊說顯為乖錯近世學者人人知之乃如段氏之說并不信有五子作歌之事毋乃楚失而齊亦未得也

乎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樾謹按微子作誥父師少師義似未足疑誥下更有誥字蓋曰微子作誥誥父師少師因古重字不再書止于字下作二畫傳寫誤奪之耳

康王命作册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樾謹按此序幾不可讀據史記周本紀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郊疑序奪公字然呂刑序曰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呂不言侯或畢亦不言公古人語簡故也分居里成周郊不知何義據君陳篇序

曰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疑康王命畢公與成王命君陳事同分居里成周郊當作分居東郊成周東與里相似而誤郊字本在成周之上傳寫例之遂不可讀耳東郊成周蓋當時有此稱鄭注曰天子之國五十里爲近郊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見周官載師疏自王城而視成周尚在近郊五十里之內洛誥篇鄭注以澗水東瀍水西爲王城瀍水東爲成周是成周在王城之東因謂之東郊成周矣